

作家专栏

记忆里的明强小学

□ 刘锦涛

明强小学有一个西校。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都是在西校念的书。西校是一座大宅子,应该是某个有钱人家的房子,墙门很高,门楣上刻着花。分布在西、南和北侧的四个教室,围一个院子。教室大小不一,或许是卧室或客厅改的吧,窗户都很小,走进去,暗暗的,有些神秘。有一间很小的房子做了老师的临时办公和休息室。穿过一个很窄的弄堂往北,是操场。操场的北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五年前,我和一个小学同班同学结伴去看看,房子都拆了,墙门还在,已经破旧不堪,完全没有原先记忆里的高大了。前年与另一个同学再去看,墙门——那唯一的印迹也已经消失干净。废墟之上,有宿草和新生的野花。西校什么也没有了。

所有的印记,都留在曾经在这里念过书的学生的记忆里。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搬到东校上课。

东校的校园也不大,南北两边,共有十来个教室,夹在中间的,是老师的办公室、食堂和几间宿舍。校园的西边有一块菜地,当年,经常看到勤工和放了学的老师在菜地里除草施肥。青菜长得碧绿。记忆深刻的,是学校的大礼堂。那是一个大殿,是我当年见过的最大的房子,比一般人家的厅堂

还要大得多。我们在大礼堂里集会,举行开学和散学典礼,无数次欢声笑语在大殿里盘旋。如果请来了电影放映队,就如同过节,前一天便通知,让每个学生从家里带一块深色的围裙,用来蒙上大礼堂的窗户,把大礼堂改造成一座影院,那真是十分快乐的日子!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个大殿原来是一座城隍庙的庙堂。据《竖河乡志》记载,城隍庙由当地人宋氏捐资建造,在本乡庙宇中规模首屈一指。那时候,估计除了几位年长的老师,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座大殿里曾有城隍老爷端坐。多少年以后,我们又知道,这座校园,1929年,曾经是中共崇明县委机关的所在地,以俞保元为代表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这里成立支部,进行地下活动。1995年7月,崇明县人民政府授予明强小学一块铜牌,上刻“中共崇明县委机关旧址,1929年秋——1930年4月,崇明县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学校又成了上海市重要革命遗址旧址,新挂了一块酱红色的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1929年中共崇明县委机关旧址”,下面两行小字:“1929年秋,中共崇明临时县委改为中共崇明县委,县委机关设于此。”

在老师办公室的西边,有一棵柏树,很高大,很老,老到我们在校几年,几乎看不出它在长大。但它无论春夏秋冬,保持了一贯的绿色。一口钟隐在枝桠丛中,如一个鸟窝。到了规定的上课时间,某个老师拉一下钟的绳子,——当,钟声从树丛里飞出来,如一群惊鸟。在学校各处玩耍的大小小的孩子们,也如群鸟起飞,迅速奔回自己的教室。一个学校,可以挂钟的地方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把钟挂在树上。那是一口真正的钟,看不清是什么材料做的,应该是紫铜的,声音不清脆,很低沉,但很响亮,传得很远。一口紫铜的钟,钟声里有古意,有诗意,以铜钟号令全校,与如今的电铃相比,说不清的浑厚和庄严。现在一想起它,耳边依然会响起悠悠的钟声。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钟声里长高了。

时间即使过去了几十年,即使学校早已在上世纪末就关闭了,当年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几任教过我的老师,依然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施老师,吴老师,匡老师,滕老师,黄老师……他们说话的声音,他们好看或并不好看的板书,他们表扬和批评我们时的神态,他们走进教室时威严或和善的表情。施老师长得好看,滕老师的大胡子和与生俱来的嘶哑的嗓音,黄老师谜一般的沉默,匡老师穿在凉

鞋里的破袜子……现在想起,依然那么亲切,他们与一座乡村小学一起,组成了我们完整的童年的回忆。

今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傍晚,我又去了一次明强小学。一堵后来修筑的围墙,将原来的学校包围在里面。大门锁着——那个大门,也非原来的大门。进不了门,只好站在门外往里观望。在半轮明月的照耀下,可见那棵柏树,是一个高大的黑影,木然而立。原先的那个门楼拆了,几间房子或蹲或卧,比记忆里低矮了。看不清整体的面貌,我的曾经的母校,如一个隐者,藏在乡村的角落里,仿佛想要告诉你先前的故事,却总是语焉不详,欲说还休。近处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犬吠,诉说现世的安宁和岁月的流逝。

这所学校,从创办到关闭,曾有多少学生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不知何往;曾有多少老师在这里执教、谋生,现在也不知何往。一座曾经热闹的学校,已经走入荒凉。我在学校周围徘徊一阵,在月光下站一会,从我身边擦肩走过的夜行人,看我一眼,加快步伐匆匆而过。我的曾经上课的教室呢?教室墙上的涂鸦,那匹奔马,那个按照某个同学的样子画下的人头,现在安好?我的坐过的课桌今日何在?以及桌面上男女同学的分界线是否已经模糊不清?我仿佛听到正在变声的尖利的童音,那是一群戏闹的孩子,那就是曾经的我们。他们乒乒乓乓地把教室里的长条凳翻到桌上,然后笑着,叫着,给泥地泼上水,把教室打扫干净,把黑板擦干净,然后将一个母亲亲手缝制的业已破旧的书包斜挎在身上,回家。回家了便进入乡村孩子的劳动,割草喂羊,把鸡鸭赶进鸡舍鸭舍。他们不像现在的孩子,整天围着课本,围着作业转,他们没有作业。他们是一群快乐的孩子。一群孩子,转个身,就已年逾花甲。我的这帮同学,也只是混迹于芸芸众生中的任意一个,难有青史留名者。但母校,是刻在生命里永远都不会磨灭痕迹的地方。因为有了母校,才有了叫“同学”的人际关系,有了花甲之年的聚会。同学聚会,这是返老还童的最简单易行的方法。

突然,我看见了那两块牌子,在昏暗灯光的照耀下发出幽幽的光,似乎在召唤着我们回忆过去的光辉岁月。过了年,这里将要大兴土木,在原址修缮的基础上,建成崇明革命史料陈列馆,将百年老建筑打造成为市民群众引以为豪的红色“打卡”新地标。

我的母校,将以另一种姿态,翻开新的一页。

□ 范胜球

草木芬芳

○ 心香一束

从浓荫蔽日的鳌山路向西南一转,即邑人熟悉的瀛洲公园,园名系文化学者周谷城所题,公园自上世纪80年代始,几度营建,增加绿植,构筑亭廊,拓宽空间,今已蔚然深秀也。

从正门入园,鹅卵石铺道,香樟、广玉兰构筑浓荫,凉意袭人,如水泼面。园中人迹寥然,刚好在园内畅游,感受此间的清凉、扑眼的绿意。

瀛洲公园历经40年时光的浸润,加之以江南园林的构思入图,园虽不阔大,然园中有园,移步换景,如入洞天福地也。一道短短的墙篱,青灰的瓦当上布满青苔与水痕,让人想起园中那些下雨的日子,让人联想到雨水顺着满园的绿植,扶苏的花木喷溅的模样。墙上花格的漏窗,正好可以借景,水杉园和晨湖春天的景致,正好随一道嫩绿的柔光到游者的眼前来。或许是梅花,或许是梔子,但此刻盛开的是木槿,说盛开,也并不确切,此刻木槿只开着那零星的几朵。而晨湖边的美人蕉倒是怒放着的,深红的,金黄的,在风中摇曳着。湖中有亭,曰陶然。晨湖北侧,为水杉园,需经西侧门入。水杉与崇明的水

土尤其相适,短短几年可以长到十几米高,成为岛人最喜欢种植的树种。正是仲夏,水杉细嫩绿的枝叶覆盖住小小的园子,一片铺开的绿意,让此间的清凉成为奢侈。树与树之间,遍植细叶的常春藤,圆叶的大吴风草,而四、五月间开花的常绿藤本花叶蔓长春此刻不见了星星般的蓝色小花,呈藤蔓状铺开。此两园均系2009年以后新建,与旧园声气相通、互为呼应,构成曲径通幽的情致,拓宽了园林审美的边界。

平时无事时,最喜欢登临公园北侧的望湖亭。望湖亭依挑出的土坡而建,向南可以俯瞰南边月湖的景致。湖边有亭,湖对岸也有亭,大小相对,守着月湖,守着此间的清风和明月。望湖亭上,可以看到数株青桐、银杏、香樟,为园中最高、最大者,应是公园初造时的杰作,今已昂首挺胸、枝柯横蔽,其直径有60公分以上。如果说,瀛洲公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园内蔚然深秀的草木,那么望湖亭周边的草木就是其灵魂、就是其精粹。我为夏天园中的长风而来,我为这些巨树而来,为它们此刻搅动的风声,为那树冠上泼洒的阳光,为那夏天的草木芬芳。

从望湖亭下来,再往南走,视野开

阔起来,那是月湖。湖中的铁壳小船不见了,湖中只见一个喷泉装置。然后湖水沿波浪桥下向东南引入,经十几米水渠,引向东南角另一个更小的湖。那狭长的水渠中种了许多荷花。圆圆大大的荷叶挨挨挤挤,粉色的菡萏迎风而立,数去居然有八九朵,其余的也快从荷叶间探出脑袋了。上次的还是初冬了吧,那个时候正见园林工人用长柄镰刀把倒伏在水面的枯败荷叶割得清清爽爽!湖水清澈,应是引自长江的活水,有锦鲤数尾在荷叶间流连,和我一样,忘了人间的纷扰。湖边依然是树,垂柳、紫薇、雪松、木槿,还有几丛绿叶离披的木绣球。木绣球在三四月时开青绿色花,然后几天时间转换成丰盛的白。

有凉风从江边的夹竹桃从林间吹过来,带着昨夜苍茫云水。从假山的亭子间,回望整座园林,是树的绿云环绕的梦幻之乡,是邑人用绵绵情意、生活智慧构筑的人间桃源。40年前,在这里挖塘开湖、堆土造型、移栽花木、构建亭廊的民众有数千人之多!今天,这草木芬芳的园林俨然已成为生态岛建设长途上可以留存后世的瑰宝。



《初春》(国画) 刘竞程

美颜

□ 北风

为大家所熟悉和运用的“美颜”,应该是手机上的一个功能。你拍一幅人物照,一旦经过“美颜”处理,人们常不禁惊呼,“喔,年轻漂亮了许多”。不少抖音,自然也同时开启“美颜”录制,效果是每一个人的肤色,都忽然间变作细腻、白嫩、亮丽,“美颜”就真的让人容颜美好起来了。

“美颜”,实际上也来自于人们美容的心理和习惯。现在的消费市场上,美容产品对于年轻的女子,以及那些并不年轻甚至完全年老的女子来说,具有永久性的吸引力。女士们最舍得花钱的,大约也就在这个区域。美容自然也就是一种化妆,“化妆”便是花费了钱财装出年轻、漂亮的样子来。有许多理论,还在大力支持这样的消费理念和行为。比如,人们说,女子化妆了再去作客,那是对于主人的尊重。自然,女子化妆了再去逛街或上班,起码也是对于街道或单位以及大众的看重。

“美颜”有如此好的效果和如此受人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为自己的

心灵开启一个“美颜”的软件,会怎么样呢?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闷郁不欢的地方,都会有愁苦、担忧、压抑、伤痛之类的一面。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不费成本地为自己点击一下“美颜”,那么,照样会在顷刻之间让一切负面的现象消散殆尽,变成一个完全亮丽的人。需要特别地说的是,如手机上的那个“美颜”功能,其中包括人们花了大价钱所获得的美容效果,根本上说都是假的。“美颜”复原,美容卸妆,夸张就马上过去,本来就立即回归。而我们所开启的心灵“美颜”,由此获得的放松、愉悦、享受等等,却全是真真实实的,不折不扣的。

心灵的“美颜”功能,只只在于你懂得开启。



○ 诗韵悠悠

老屋

□ 王玉华

杂草丛生的院子
门上斑驳的春联
房顶从曾爷爷小时候
就已经开放的瓦松花
在屋后
那棵百年的老杨柳的树荫里
那样安静
仿佛还是祖母轻轻摇着蒲扇
哄着她的孙儿入睡
盛夏的午后一样安静
漫天的槐花,一个孩子在老人的
心爱的骂声里
利索地爬上合抱粗的椿树
看见喜鹊窝里雏鸟还在声声叫着
那啼声是刻在一个人灵魂的安静
时空隔不断的,永远而鲜活的存
在……
冬天
我在这个冬天,抬头看天
搜寻生命的绿色,还有父亲逝去的
黑发
檐下的燕窝又一次的空了

渴念的眼窝看不透时光无底的空洞

不要再与我说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草长莺飞的气息
要用什么样的心跳才能感应

我花甲之年的父亲
有些费力的爬着凳子
贴上春联,桌上有满满几马夹袋
的烟花爆竹
等着有年轻的手点响喜悦
老祖母看着远在异乡的孙儿的
照片
用眼泪唠叨对团圆的期盼

似乎永远是这样的冬天
我的笔总是枯了墨水
真想掬一捧故乡的水润泽
被城市的灯光烤干了的思想
那水如此清冽,却又如此陌生
……